

“戮力”还是“戮力”

■文/李华强 图/陈晓蕾

“戮(ù)力”和“戮(ù)力”均习见于中华经典,但到底哪个符合造字理据?哪个更规范?要弄清这个问题,还需从东汉许慎编撰的《说文解字》谈起。

“戮”和“戮”在《说文解字》里分属不同部。《说文解字·戈部》:“戮,杀也。从戈,戮(ù)声。”“戮”是形声字,戈作形旁,表示其意义与戈的功用有关,戮作声旁,表示其读音。本义是杀戮、屠杀。《左传·哀公二年》“若其有罪,绞缢以戮”中的“戮”用的即其本义。常用引申义有惩罚、羞辱、侮辱等。《说文解字·力部》:“戮,并力也。从力,戮声。”“戮”亦是形声字,力作形旁,表示其意义与力量、气力有关,戮作声旁,表示其读音。本义是并力、合力。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“戮力一心,好恶同之”,引申为勉力、尽力等义。

作为第一部系统说解汉字形音义的字源字典,《说文解字》对儒家经典文字与社会用字具有重要的规范引领作用,迄今所见的东汉隶书碑刻中“戮”和“戮”的用法是准确的。在解释经典文字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唐代陆德明所撰《经典释文》对二字的界定及分工也十分清晰。但唐代政府雕刻《开成石经》推广标准汉字时,刻在石经上规范经书用字的《五经文字》和《新加九经字样》只收“戮”,失收“戮”,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“戮”和“戮”的混同。古籍中常出现以“戮”代替“戮”的现象,如《国语·齐语》:“与诸侯戮力同心。”三国韦昭注:“戮,并也。”从字义和理

据上讲这里不应应用“戮”,应作“戮”。清代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·戈部》“戮”下注“戮力字亦假戮为戮。”古人认为“戮”可通“戮”,即“戮”是“戮”的通假字。因此,旧时出现了“戮力”和“戮力”两种写法。

1955年12月,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,其中“戮”作为“戮”的异体字。在通知中还规定从1956年2月起,除翻印古书、用作姓氏等特殊情况下,全国出版的报纸、杂志、图书一律禁止使用该表中的异体字。“戮”在承担自身意义的同时,又承担了“戮”并力、合力的意思。“戮力”就成了一个时期通用的写法。

2013年6月,国务院公布了由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,该表将“戮”调整为规范字,义为合力、齐力,不再作为“戮”的异体字。“戮”和“戮”从此又各司其职,“戮”表示合力及其引申义,“戮”表示杀戮及其引申义。同时,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,该表公布后,“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应以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为准,原有相关字表停止使用。”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“这个新时代……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、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”,为我们树立了规范用字的榜样。“戮力”既成为符合规范、契合字理的唯一写法,又再次彰显了《说文解字》的科学性、权威性和恒久不衰的魅力。作为字圣故里、汉字名城的漯河,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带头学《说文解字》,识字理、晓规范,写好中国字。



买车记

一向以家庭和睦著称的培基大哥突然传来了吵闹声,大家纷纷出来看个究竟。

只见一辆崭新的轿车在他家的大门口顺路停着,儿子养础则是稳坐在驾驶座上,双手紧握着方向盘,两眼紧盯着父亲。周围的人或指指点点,或交头接耳,培基大叔的情绪很是激动,胸口一起一伏的,嘴里一直“败家子、白眼狼”的骂个不停。原来,他们父子是因为买车发生了争执。

养础早就想买一辆轿车了,但父亲一直不让他买。理由是我们村离城里太近,骑上电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,没必要开汽车。再说,买了车又交保险又烧油,上路还要交路桥费,实在是划不来。有钱要花在正地方,不能这样糟蹋。其实,他是舍不得那一大笔钱。他早就暗地里打听过了,一台普通的“大众”也要十万左右呢,更别说好一点的车了。然而,他又怎知儿子的心呢?毕竟是两代人了,认识上是有着很大差别的。眼见着好几家邻居都提回了新车,儿子养础的心里那个痒痒,就别提了,甭说如长了草一样,再也熬不下去了。考虑到父亲的固执,他便想了个“先斩后奏”的法子,把新车开回来了。他的自我感觉很好,以为老爹再不愿意,充其量也不过是说他两句算数了,他都二三十的人了,难不成还会挨打?再说,买车是正事,又不是打牌输了。谁知,一回来就被父亲骂了个狗血喷头,十分狼狽。

问清楚情况以后,我便来到培基大哥跟前劝说:“大哥呀,依我说,您也别生气了,俺侄子没有得到您的同意就买了车,确实是他的不对。不过,如今这村上买车的也不是一家半家,反正您家早晚也是要买的。俺侄子又不傻,他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底有多厚?无非是早一天买和晚一天买的事。再说了,你整天辛辛苦苦挣钱是为了啥,不就是为了儿子女儿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吗?现在有这个条件了,只要肯下力,到处都有挣钱的机会。他们会花钱就能挣钱,随他们去吧。”

“大兄弟,你说的道理我都清楚。不瞒你说,俺家现在也不缺买车的钱,可我就是看不惯他这大手大脚乱花钱的样子。回到俺家去看一看,自行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、三轮车,像开车展一样,应有尽有,净是些不能吃的铁疙瘩。以前,无论他买什么,我从没拦过。可是,这一次不一样,那是十几万哪!是俺全家人一年的纯收入,他就这么眼都不眨一下就拿着钱给人家了,他眼里还有我吗?”培基大哥越说越生气。

这些年,培基大哥办养猪场挣了钱,儿子、儿媳从广州打工回来承包了二百多亩地,又种花卉又种烟叶,收入逐年增加,率先盖起了全村第一座小楼,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莫说是现在买一辆车,即使买两辆车也有用不完的钱。培基大叔劲更高,早在孙子没出生时,他就把电动三轮车买回来了,说是以后接送孙子上学用。平时他也会说,人活着挣钱是干啥用的?不就是为了吃好喝好过好日子吗?他才不做守财奴呢。谁知,看到儿子真的把车开回来时,想到那存折上猛然少了十几万,心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。

本想再劝他三两句,却看到他的儿媳扯着孙子走来了,我便住了口。儿媳笑着对我说:“爹,养础不懂事惹您生气了,我替他向您赔礼了。不过,这车都买回来了,还能再退回去不成?走吧?爹,带上您孙子,坐车兜兜风去。”

“要去你们去,我不去!我看你们是一……”培基大哥本来在气头上,听儿媳这么一说,他本来是想说“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儿的”,怎奈看了儿媳,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摇杏子

■魏老师作文培训中心五年级 邢浩

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”杏子成熟的季节,我们回老家帮年迈的奶奶摘杏子,我不但尝到了杏子的美味,还体会到了摘杏子的乐趣。

远看杏树,橙色、绿色、黄色,杏树被各种颜色打扮成了一个“彩色地球”;近看,有绿色的圆叶,有成熟的黄色、橙色的杏子,它们像一个个胖娃娃,躲在枝头捉迷藏。

干活喽!大人拿出干净的床单,把四角系在树干、柱子、竹竿、门把手上,把杏树四周围了起来。我心想:这是干吗?是要做蹦蹦床吗?太棒了!我的“玩”心大起,一骨碌爬了上去,还好没摔着,干脆抱着树干,两脚使劲用力,像个小孩子一样摇起来。落下的杏子在跳跃着,一会儿迪斯斯科,一会儿华尔兹,我们都陶醉在这场“杏子舞会”中。

随着我们力度的减缓,杏子们也想停下来,我挑了一颗杏放在嘴里,一股清凉的汁水流入我的喉咙,使焦渴的我感到舒畅。再细细品味,有点粉糯,在香味、甜味中还有一丝酸味,给疲劳的我带来丰收的喜悦。

我从家里翻出大大小小的纸箱子,小心翼翼地将杏子放在里面……不一会儿,几个箱子都装满了,奶奶提了几箱,分别送给邻居们,说:“今年的杏可甜啦!”她的脸上表现出微微的自豪。最终,大部分的杏子都送出去了,只留下了一小部分自己吃,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

这次经历,让我体会到摇杏子的乐趣,并更加深刻地品味到杏子的美味。

悠悠颍水悠悠情

——宋自强颍河系列作品浅析

■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

“颍水悠悠,恒淡人文之波;泽被两岸,常惠万世生灵。”颍河弯弯,生活在繁城一隅的宋自强,在执教的同时,业余时间又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特别是他的小说,成功塑造了“万祥伯”“济之爷”“二歪”等一批鲜活的人物。

宋自强的作品中,生活的动感和童年的记忆跃然纸上。谁能没有故乡、童年和热热的回忆?回首五六岁时槐树下的“饭场儿”“聚餐”,在《幽幽家乡饭》里,宋自强对掐掉红薯叶的叶柄这样写道:“只剩一段清脆如碧玉的嫩秆儿,用开水轻轻一焯,捣蒜汁一拌,再滴上一、半滴芝麻油,好吃得很!”济之爷、相民叔、平安哥、三伯二伯麻子舅等纷纷亮相。《颍川哥俩好》里对不同场合让烟情景的描述,如村里人大年初一到济之爷家拜年时,如领导和二歪碰面谈贷款时,那强烈的画面感、接地气的生活味、活色生香的真场景,都让人觉得鲜活生动、真实可叹。

宋自强的作品聚焦颍河系列(也可称为“繁衍”系列)人物,描写方面,工笔写意兼济,相得益彰。小说《济之爷》中,那位悬壶济世的济之爷,拿五块银圆圆“塞”庆丰手里不让他赌,让收了浪荡心,给家里办年货小过年。小说《庆丰爷和草儿》写两情相悦、情到浓时,“两个人在颍河湾的芦苇丛中,把两片灼热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,他们才发现已是谁也离不开谁了”,这细节描写,对“情”啊“爱”啊“亲”啊“抱”啊不着一字,却尽显风流。《万祥伯和他的牛》中,“夕阳照在万祥伯的脸上,使他满脸的皱纹显得刀刻一般,深邃而刚毅;白色的胡茬,金光闪闪,苍老而倔强”,工笔细描万祥伯夕阳下的神态,表现“老农民”万祥伯面对新科技新一代“三农”问题走向和“卖不卖牛”的纠结。《颍川哥俩好》里,为麻子舅不把抽剩的烟头给自家兄弟,以示负责与尊重;相民叔因一支香烟悻悻离去,看重的是香烟背后的情义。描写紧紧

一个疤痕一朵花

■特约撰稿人 薛桂梅

我是个粗枝大叶的人,干什么事情都风风火火,所以经常受到意外伤害,从小到大,从头到脚,我身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疤,每一个疤痕背后,都有一个小故事。

第一个伤疤在我右额头上,是我孩提时长疮留下的。那时因为卫生条件差,小孩子长疮的情况很常见,我记得很清楚,一点都不疼,因为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,母亲一直抱着我,讲开心的故事、说些鼓励的话让我开心;大哥从地里摘回成熟的西瓜让我吃;二哥剥了刚刚晒干的西瓜籽仁给我吃;姐姐给我好看的花手帕玩。当时,我天真地认为,长个疮也不是什么坏事,反倒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。疮长了多久我都不记得了,只记得以后扎辫子扎起头发的时候,都能看到那个月牙形的伤疤。为了漂亮,我只好把刘海留厚些,以便遮掩。

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伤疤在左手食指上,看起来像一条细绳子,那是我第一次割麦留下的痕迹。大概十岁左右吧,因为看到家里人都起早贪黑地抢收麦子,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,也要替父母分担忧愁,强烈要求下地割麦子。到了地里一试试,眼中的割麦子和真正割麦子差了十万八千里,大人们挥一次镰刀可以割掉很多麦子,而我每次只能割掉两三棵,还要防止麦芒扎到皮肤和眼睛。就在我为了追上大人们而挥汗如雨的时候,不知咋的,就看到了麦秆上流下了鲜血,仔细一看,原来是左手手指被割破了,我吓得大声喊母亲过来。当时,我只知道哭,等到母亲过来把三七叶子揉碎按到伤口上,再用一条手帕缠住伤口时,我才觉出了钻心地疼。我哭着问母亲是不是把指头割掉了,母亲大笑说“离割掉还差着二里半地呢”。我不知道二里半地是多远,可从她的态度上我觉出不要紧,尽管还是非常疼。伤口

岁月凝香

文化不遗余力,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、更美、更美的精神食粮,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。因此,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,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;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,甚至推出个人专版,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沙澧写手

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。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、更美的精神食粮,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。因此,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,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;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,甚至推出个人专版,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“饭场儿”情思

■宋自强

我家院门外有一块儿高高的空地,上面长着几棵老槐树,树下是周围几家邻里“聚餐”的地方。我们那时都叫它“饭场儿”。

之所以叫“场儿”,是因为它的绝对“天然”。这里没有凳子,有的站着吃,有的蹲着吃,有的赤上一只脚坐在鞋子上吃。每棵树下突出地面的老树根,那是长辈们才能享用的“专座”,早已被一代代屁股摩挲得光光滑滑。这里没有“餐桌”,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,大都扛着海碗在树下“用餐”,常常有谁家的“蠢蛋”一不留神就会把海碗吹在头上的精彩节目在这里上演,还有隔了肩膀儿把大海碗吹在屁股上的呢,总能叫人把眼泪都笑出来。在最大的那棵老槐树下,埋着半截废弃的石碾,这是“饭场儿”上唯一的一个“餐桌”,那是济之爷才有的特权——济之爷年岁最大、辈分最高,又会把脉治病,街坊邻居都敬重他,便特意给他设置了一个“专席”。

这里自然也没有遮风挡雨的设施,更没有电扇、空调之类的家伙什儿。不过你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露天。夏天的时候,老槐树枝繁叶茂,浓阴可人,不时有股股凉风溜过,爽得你心尖儿打颤。特别是槐花儿盛开的季节,“满地槐花满树蝉”的芬芳与热闹,“薄暮宅门前,槐花深一寸”的幽静与浪漫,使“饭场儿”平添了几分诗意和欢乐。树上挂着槐花儿,碗里盛着槐花儿,脚下铺着槐花儿,既沁人心脾,又芬芳齿颊。在槐花儿的包围中,叔叔伯伯们边吃边聊,小把戏们有一口没一口地边吃边闹……那种韵味儿与惬意叫人至今难忘。

大家一起下田一起收工,婶子大娘、姑姑、姐姐们差不多同时下厨,各家开饭的时间也就基本相同。“饭场儿”上一会儿就热闹起来:济之爷来了,相民叔来了,平安哥吭吭哧哧地给济之爷搬个凳子也跟着来了;三伯来了,二伯晚会儿也来了,有时候儿麻子舅也来……大家边吃边侃,一会儿奇闻逸事,一会儿时政要闻,吃得津津有味,侃得更津津有味。

论饭菜,大家几乎没多大差别,“屁股撇着槐树根,碗里盛着红薯根”是最常见的场景。粮食是生产队分的,蔬菜是生产队种的,都一样。

可是,厨艺还是有高下之分的。麻

文化不遗余力,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、更美、更美的精神食粮,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。因此,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,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;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、题材的专版,甚至推出个人专版,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。敬请关注。

悠悠颍水悠悠情

——宋自强颍河系列作品浅析

■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

“颍水悠悠,恒淡人文之波;泽被两岸,常惠万世生灵。”颍河弯弯,生活在繁城一隅的宋自强,在执教的同时,业余时间又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特别是他的小说,成功塑造了“万祥伯”“济之爷”“二歪”等一批鲜活的人物。

宋自强的作品中,生活的动感和童年的记忆跃然纸上。谁能没有故乡、童年和热热的回忆?回首五六岁时槐树下的“饭场儿”“聚餐”,在《幽幽家乡饭》里,宋自强对掐掉红薯叶的叶柄这样写道:“只剩一段清脆如碧玉的嫩秆儿,用开水轻轻一焯,捣蒜汁一拌,再滴上一、半滴芝麻油,好吃得很!”济之爷、相民叔、平安哥、三伯二伯麻子舅等纷纷亮相。《颍川哥俩好》里对不同场合让烟情景的描述,如村里人大年初一到济之爷家拜年时,如领导和二歪碰面谈贷款时,那强烈的画面感、接地气的生活味、活色生香的真场景,都让人觉得鲜活生动、真实可叹。

宋自强的作品聚焦颍河系列(也可称为“繁衍”系列)人物,描写方面,工笔写意兼济,相得益彰。小说《济之爷》中,那位悬壶济世的济之爷,拿五块银圆圆“塞”庆丰手里不让他赌,让收了浪荡心,给家里办年货小过年。小说《庆丰爷和草儿》写两情相悦、情到浓时,“两个人在颍河湾的芦苇丛中,把两片灼热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,他们才发现已是谁也离不开谁了”,这细节描写,对“情”啊“爱”啊“亲”啊“抱”啊不着一字,却尽显风流。《万祥伯和他的牛》中,“夕阳照在万祥伯的脸上,使他满脸的皱纹显得刀刻一般,深邃而刚毅;白色的胡茬,金光闪闪,苍老而倔强”,工笔细描万祥伯夕阳下的神态,表现“老农民”万祥伯面对新科技新一代“三农”问题走向和“卖不卖牛”的纠结。《颍川哥俩好》里,为麻子舅不把抽剩的烟头给自家兄弟,以示负责与尊重;相民叔因一支香烟悻悻离去,看重的是香烟背后的情义。描写紧紧

悠悠颍水悠悠情

悠悠的童年,幽幽的饭香哟……

作者简介

宋自强,河南临颖人,现在临颖一高任教,喜欢舞文弄墨,曾在《漯河日报》发表《颍川哥俩好》《万祥伯和他的牛》《麻子舅》《济之爷》等小说数篇。

悠悠颍水悠悠情

围绕小说主旨、情节发展,刻画了典型人物,他们或慈悲,或痴情,或淳朴,或倔强,不一而足。

宋自强的作品题材直面人生,让读者觉得细腻、严谨、精准,融入了人格魅力、初心信仰,有老舍、余华之终极关怀,有孙犁、刘绍棠田园世风,有审美情趣、思辨思维的脉动。小说《二歪》中,“二歪”在父亲去世后就没洗过脸,一年级上三年,攒够长草。“巨婴”二歪,就是国家的精准扶贫对象。杨镇长等人一个获奖事件,让二歪从懒中惊醒,决心贷款养猪。小说里的杨镇长,一直关心着二歪,他和党的政策,真是春风化雨暖人心!小说《万祥伯和他的牛》中,小切口是父子关于牛的摩擦,却能滴水见阳光,父子矛盾折射社会转型期多元思想博弈;父与子、传统与现代,因循与创新。耕田老行家万祥伯,夕阳照黄昏,对儿子的新农业不能一下子接受,但见大青牛垂垂老矣,心有所动,决定和儿子交心了。这篇小说,颇有点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家国感。其他作品,比如小说《老量》以种发财树和孩子求学反映教育“焦虑”,小说《枣花魂的除夕夜》则反思了教育的根本、中外的文化碰撞,小说《颍川哥俩好》不着痕迹地表现了乡村民风的螺旋式提升。

宋自强的作品,文白相生,特定地域生活中的俗语、现代社会熟语与古诗文水乳交融,毫无违和感。宋自强的《颍川赋》:颍水韵长,商桥波漾,平畴莽苍。城颖邑、大陵邑、桃花岛等,被宋自强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古临颖大地上,张良在颍岸之窟治学,许由以颍河碧波洗耳,刘关张桃园结义等故事,在宋自强笔下下一鲜活活来。我曾和宋自强是同事,目睹过他的执教风采,每和他论起文学作品,他总是谦虚地说是“玩”、谦虚之情溢于言表。

或是职业原因,宋自强作品中的书卷味似乎过于浓烈,时代的“现场感”还需融入。愿他的文学风景,越来越靓丽。